

SARGENT



外
国
名
家

薩金特

作品选粹 · 萨金特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外 国 名 家 作 品 选 粹

萨金特

J. S. Sargent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金特 /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6

(外国名家作品选粹)

ISBN 7-102-03649-3

I . 萨… II . 人… III . 油画—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285 号

萨金特 ● 外国名家作品选粹

编辑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网 址 www.renmei.com.cn

制 版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6 年 6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8.5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2-03649-3

定价: 48.00 元

捕捉肌肤和心灵之间的优雅 ——萨金特生平及艺术赏析

杨 润



1867年10月，萨金特的母亲在日记里写道：“约翰长大了，他有一双正确观察自然的眼睛，而且已经懂得欣赏大自然和艺术中的美了。他的速写既快又好，如果能给予必要的指导，应该很快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只可惜缺一位良师。”在几十年之后，这个成为“出色艺术家”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恭维与溢美之辞不断，而他的母亲恐怕是第一个言词朴素的评论者了。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年—1925年）是一位美国籍艺术家，但他的大半生活跃在欧洲各地，因此在艺术风格中混合了多种因素：典型的学院派沙龙艺术、严肃的现实主义、法国印象派等一些当时处于先锋派的艺术，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的画面中。萨金特绘制了大量的贵族、政治家、音乐家、演员、作家等肖像，构成了一幅上流社会的“全景图”，以至于人们一度只关注萨金特的肖像画，而忽略了其他的艺术成就。

萨金特的一生创作甚丰，绘画作品超过2500件，除肖像画外，他在多种艺术样式中展现了才华。他的水彩画酣畅淋漓，用简练潇洒的笔触营造了充满光感的壮丽效果。后期，萨金特致力于巨幅的壁画创作，而这正是对他毕生艺术探索的一次大检阅，他广博的知识，娴熟的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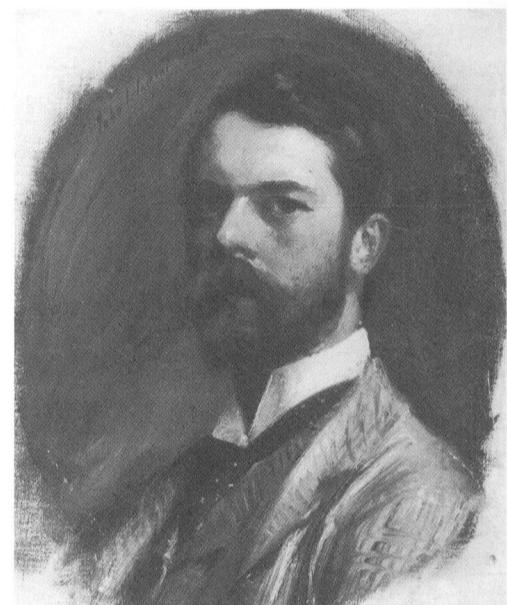
巧，丰富的想象力在此得到了集中的展现。

漂泊一生，载誉归来——萨金特的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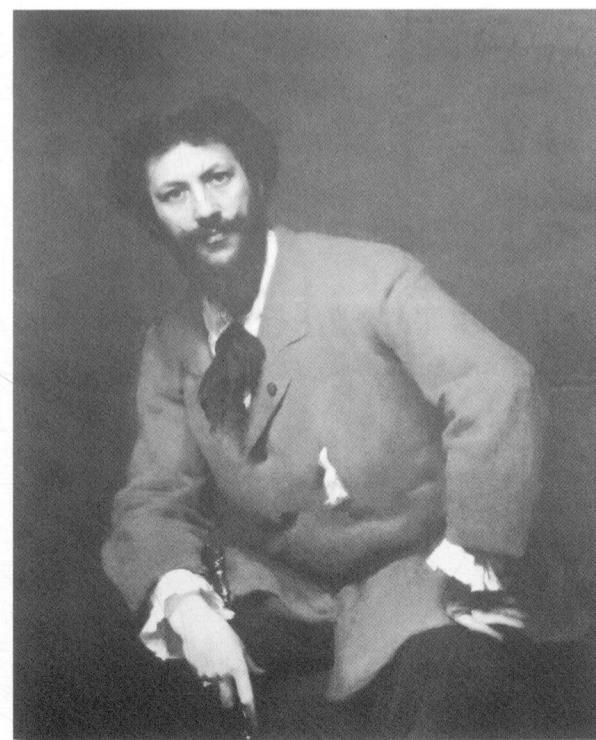
1856年，约翰·辛格·萨金特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父母亲都是美国人。母亲玛丽是费城一位皮革富商的女儿，父亲威廉是一名医生。他们婚后去了英国，在当地开了一间诊所，生活虽不富裕却算安定。但是，两岁长女的夭折打破了这个家庭的秩序，敏感而虚弱的玛丽近乎崩溃，只求换个环境让身心恢复。他们转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萨金特就在美丽的佛罗伦萨出生。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艾米莉和维奥莱特。

萨金特的母亲玛丽爱好绘画，她总是随身带着画本，把眼前的美景记录下来。面对意大利的古老城貌与阿尔卑斯山风光，年轻的母亲总是饶有兴趣地写写画画，这也可能无意间培养了萨金特的绘画兴趣。萨金特尤其喜欢户外运动，对大自然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然而，疾病总是笼罩着这个家庭，为此，他们不断地更换生活环境，罗马、庞贝、卡布里、那不勒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麓，这只不过是1869年春天到初秋的行程。萨金特对于辗转漂泊的生活也习以为常了，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画笔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但是，不稳定的生活



萨金特
自画像
画布 油彩
30.5cm × 25.5cm
1886年



萨金特
卡罗吕斯·迪朗肖像
画布 油彩
117cm × 96cm
1879年

萨金特
范妮·沃茨小姐
画布 油彩
106cm × 83.5cm
18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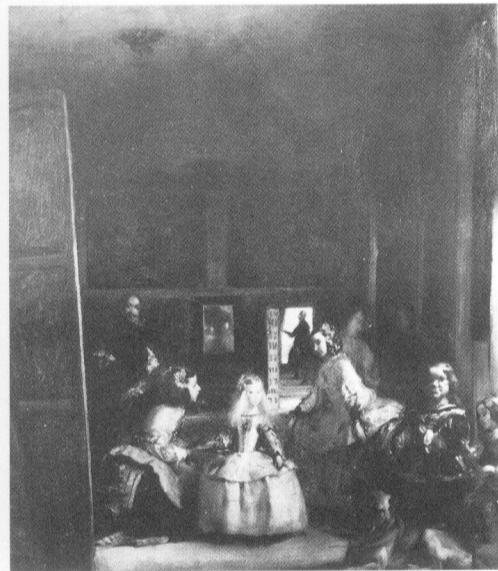
萨金特
西班牙舞蹈
画布 油彩
81cm × 90cm
约1879年—1880年

总是打断萨金特的学校教育；幸运的是，开明的父母对萨金特进行了全面的早期教育；尤其是艺术启蒙的结果令人欣慰，绘画和音乐俨然已融入了萨金特的生命历程中。

1874年夏末，18岁的萨金特随全家迁居巴黎，不久他进入卡罗吕斯·迪朗的画室。迪朗在当时是法国巴黎知名的肖像画艺术家，更是沙龙展的活跃者。他教导弟子：画你眼睛看到的，而不是脑子支配下想看的。得到了名师的点拨之后，萨金特进步很快，逐渐在比赛中崭露头角。1877年5月，全国沙龙大展首次接受了他的肖像画——《范尼·沃茨小姐》。萨金特慎重地对待这一次尝试，他采用保守的传统方法，先用铅笔打草稿，再用油彩，力求笔法的严谨和一丝不苟。就这样，沃茨小姐被表现得优雅而得体！同时，“约翰·辛格·萨金特”这个名字开始在沙龙中流传，这一年，他21岁！至此，漫长辉煌的“巴黎沙龙时代”终于拉开了帷幕。两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又推出了令众人瞠目的力作——《卡罗吕斯·迪朗肖像》，画面中的迪朗威严而睿智，深邃的眼睛透露出艺术家深刻的洞察力，灵巧修长的手指仿佛具有化平凡为神奇的魅力。这幅作品成了1879年春季展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肖像画。

萨金特在迪朗的画室里待了4年，这期间他练就了很好的写实功底。1879年10月，萨金特离开了画室，和两位朋友开始了“写生和学习的旅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萨金特去了西班牙、摩洛哥、突尼斯、威尼斯和荷兰。他在马德里王宫研究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在荷兰临摹了哈尔斯(Frans Hals)的作品。他在艺术大师的绘画里汲取养分，以便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当他欣赏到西班牙当地热情狂放的音乐和充满异国情调的舞蹈时，他终于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为这次旅行做了圆满的总结。1882年的沙龙中，《西班牙舞蹈》又一次成为展览的焦点。萨金特以作品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功不是一时的偶然和侥幸，是才华与实力使然。

这时，萨金特在巴黎俨然是一位当红的肖像画家了，订件源源不断地涌来，但是这些订件也流露出沙龙式的浮华、时髦的空虚美。早期，萨金特参加沙龙展固然是为了扬名和衡量自己的实力，而现在，名利双收的他已是自信满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萨金特的画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对于艺术有了更本质化的理解和更加纯粹的追求，他像一个探索者，积极寻求新的主题和表现方式。



萨金特
宫娥（临委拉斯开兹的同名油画）
画布 油彩
100cm × 113cm
约1879年



在这幅杰作中，委拉斯开兹把我们领入了一个视觉迷宫。在画面中，5岁的玛格利特公主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身边的两个宫女悉心服侍着她。有两处细节把似乎单纯的构图复杂化了：一处是在中景的墙面上有一面镜子，里面反射出国王和王后的身影；他们既是画面中的重要角色，在画面中从背面注视着前景人物，又置身在画面外，和我们处于同一个视角，注视着整个画面。另一处在画面左边，画家本人的自画像出现在画面中，他似乎在描绘着我们，在描绘着和我们处于同一视角的国王和王后。这种前与后，内与外的双重含义极大地启发了现代主义画家，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充分展现了内与外的双重含义。

1882年，萨金特得到了一次尝试的机会，他应邀为布瓦的四个女儿画群像。经过缜密的构思，萨金特开始了这幅创作。他决定画在正方大画布上，以便有充分的余地来展现每一个女孩儿的特点。她们分别为14岁、12岁、8岁、4岁：最高的大女儿倚在具有东方风格的大瓷瓶上，次女则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三女儿所占的位置离光源最近，明亮的光线照亮了她白皙的皮肤，小女儿则坐在地毯上，虽然视点较低，但是她明亮的眼睛，以及阳光下的白色长裙同样吸引着观者的视线。萨金特在人物的安排上可谓费尽心思。在宽敞的房间里，萨金特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细节的刻画，以此来加强观众对这四个孩子的关注：她们是画面真正的主体。

在这幅画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委拉斯开兹的群像画给萨金特的启发。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构图宏大，强烈的光线和沉稳丰富的色彩统摄着整个画面，显得幽远深邃。这无疑对萨金特艺术风格的转型起到了很大作用。1882年，《布瓦家的四千金》展现在沙龙会场；但是，最终的结果令萨金特非常失望：公众批评画面构图空荡，人物彼此孤立。然而，艺术家确信这正是画面的匠心独具之处，他对于这种批评无法认同。巴黎风气的保守第一次让萨金特感到了失望。

公众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到萨金特的创作，他仍然在寻求与众不同的表现，试图把对象的个性充分表现出来。在一次聚会中，萨金特偶然认识了戈特雷夫人，她是一位法国银行家的妻子，巴黎社交界著名的浪漫女性。初见戈特雷夫人，萨金特艺术家的敏感立刻被激起了：这张脸太“入画”了！她不仅有轮廓鲜明的五官，而且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大约在1883年，萨金特开始了《戈特雷夫人》的创作，从大量的习作中可以看出整个构思揣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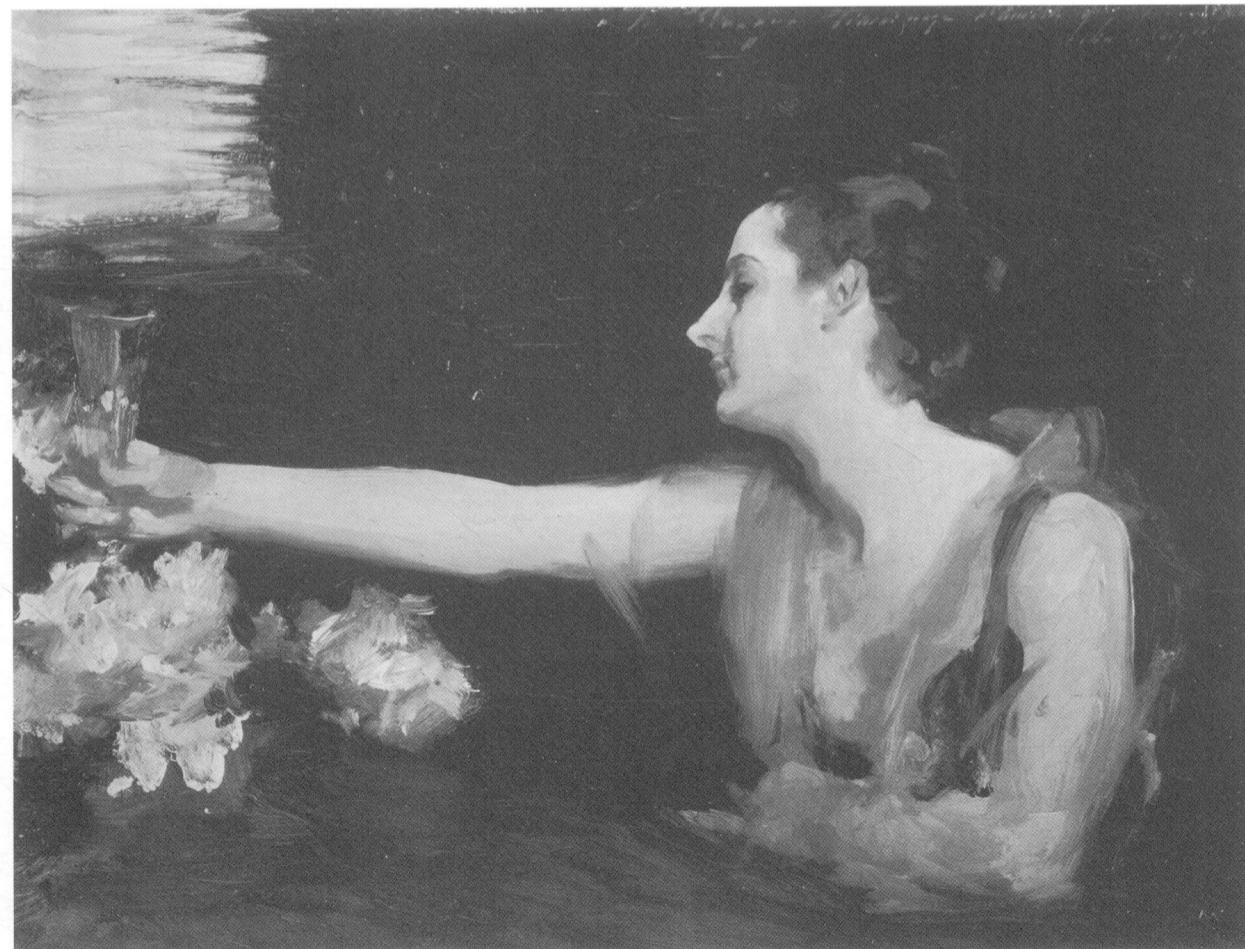
过程，他在寻找一种最佳的角度、姿态来展现戈特雷夫人的个性气质。萨金特希望自己创作出一幅新颖、独特的作品，他相信这将是一幅全新的力作。1884年，《戈特雷夫人》在沙龙展出，戈特雷夫人身穿一件黑色晚礼服，丰满的胸部在时髦的礼服上呈现出诱人的弧线。她的头偏向一边，精致的五官轮廓让人赞叹造物的神奇；白净的皮肤略带淡紫色光泽，在画面上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光感。尤其是右肩上那无意中滑落的吊带更加显得独具匠心。萨金特预期观众定会蜂拥而观，他特地请沙龙展厅将它悬挂在一间时髦的大厅里，准备尽情接受人们的赞叹与仰慕。然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除了极少几个人在画前表示赞美外，大多数观者的反应则是愤怒。展厅内外流言蜚语四起，竟引起了舆论界的一片喧哗声。他们对于戈特雷夫人的装束指手画脚，而那根滑落的吊带则成了绅士、淑女们们窃窃私语的话题。萨金特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还是做出了让步，把那根滑落的吊带改成了正常状态，并把画名改成《X夫人》。这次的事件真正触动了萨金特，愤懑与难解的困惑促使萨金特决心离开巴黎，移居英国伦敦。

从1877年开始，萨金特连续十年都在沙龙参展，至此，辉煌的“巴黎沙龙时代”即将结束了。

1886年9月，萨金特搬到了泰德街33号，直到现在他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址。最初，英国美术界对他的热情也不甚高，萨金特在伦敦展出了第一幅成人画群像——《维克斯三姐妹》(1884年作)，曾被列为当年最糟糕的画，理由是法国风味太重。但是在这里，萨金特身边不乏好友，也认识了不少有名望的人。美好的友情让他身心舒畅，他逐渐习惯了这个新的社交圈；萨金特对于工作仍然丝毫不懈怠。当时他画了一幅大作品——《康乃馨，百合，百合，蔷薇》(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曲)。这幅作品的



萨金特
戈特雷夫人
纸 铅笔
32cm × 21cm
年代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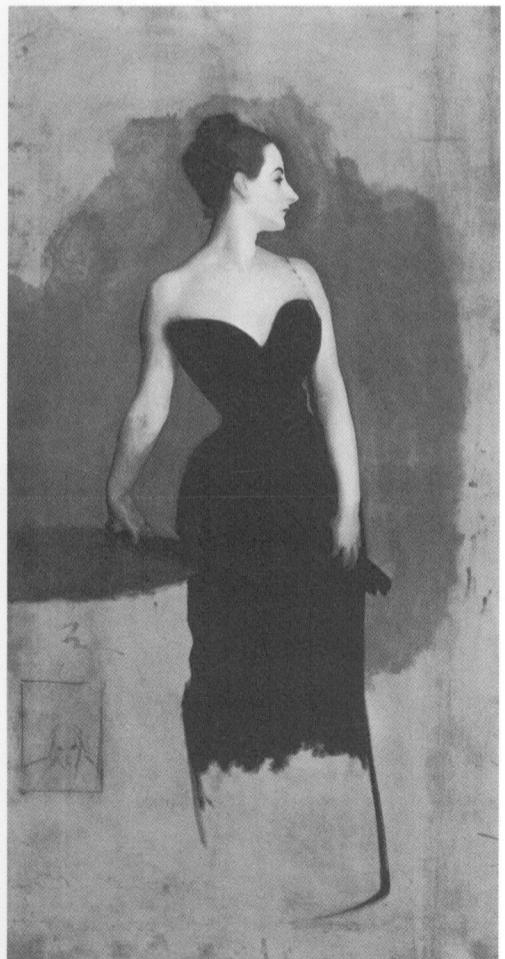


萨金特
两种姿式的戈特雷夫人
纸 炭条
40.5cm × 56cm
约1883年

萨金特
敬酒的戈特雷夫人
木板 油彩
32cm × 41cm
约1882年



古斯塔夫·库尔图瓦
戈特雷夫人
画布 油彩
106cm × 58.5cm
1891年



萨金特
戈特雷夫人（未完成的复制品）
画布 油彩
206cm × 120.5cm
约1884年

灵感来源于一次旅行，他与好友一起游泰晤士河时，一幅迷人的画面让他不能释怀——两个提着纸灯笼的小女孩在黑暗的玫瑰园里穿梭，于是决定将它呈现在画布上。他亲自找了一个11岁和一个7岁的小模特，50只灯泡，用鲜花布置周围的环境，由于他试图完全重现当日的图景，所以他每天只在黄昏的时候画一会儿，就这样坚持了近两年的时间，1887年春天，这幅力作终于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人们评论说：“它是那样光彩夺目，以致使周围其它画作黯然失色。”萨金特终于在英伦获得了成功。

自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萨金特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了美国，每年都在纽约的“美国画家协会”展出。这是住在伦敦的萨金特向美国迈出的第一步。1887年的9月17日，萨金特受亨利·马昆德邀请来到美国。马昆德是铁路大王，慈善家、收藏家。1889年他成为大都会美术馆的第二任总裁。萨金特为优雅、端庄的马昆德夫人画了一张出色的肖像画。这次美国之行为萨金特带来了好运，他在美国的名声稳步上升。次年，他在波士顿举行个人作品展，获得很大的成功。这个漂泊了一生的美国人像凯旋的英雄，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不断往返于英美两地，他在此期间画了很多美国的名流，有些是艺术家的朋友，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如路西斯·费柴德将军，艺术收藏家迦得纳夫人，西班牙舞蹈家卡门尼塔，安格纽女士，陆伯丹公爵，以及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等等。

萨金特以肖像画立足画坛，可是他也画了很多其他类型的作品，风景画是萨金特的另一主要成就。1905年后，水彩成为他旅行写生的工具，同样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最初他的风景画受到印象派影响。这种放松的笔触给人活泼灵动的感觉。在1876年的印象派第二次画展上，萨金特遇见了莫奈，并于次年画下了莫奈在树林旁作画的情景。作于1888年的《晨间散步》就是一件典型的“印象派”的作品。然而，不管萨金特怎样借鉴印象派的技法表现，现实主义的审美取向总是在左右着他。在这幅画面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尽管人物造型和色彩的运用有相似之处，但是从画面效果来看，萨金特的画面更有力量和体积感，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感；而莫奈的则显得虚无缥缈，人物像幽灵般的漂浮在空气中。1902年以后，他独有的艺术语言逐渐形成，这在他一系列的水彩画中有淋漓尽致的反映。他画在阿尔卑斯牧场的美丽少女，欢快的小溪；他画意大利那些神圣的断瓦残垣，乡间别墅，花园，古老的海港，耕作的农民。成熟的技法让他对画面控制自如。

1890年的春天，萨金特又有了新的挑战，他相继接受了三项装饰壁画的任务，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接触了又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为了合适的题材，他辗转各地寻找灵感，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壁画工作几乎支配了他以后25年的岁月，此厅现在命名为萨金特厅。波士顿美术馆圆顶的装饰壁画于1921年安装完成，萨金特被誉为“现代的米开朗琪罗”。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装饰壁画在萨金

特去世的前一天完工。1925年4月14日晚，萨金特去世，享年69岁。

在萨金特的一生中还有值得书写的一笔，那就是他还一度成了前线的战地画家。1914年8月4日，空前规模的世界战争爆发，无数的战士失去生命。萨金特在1918年7月到了前线，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毒气攻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他们是被毒气瓦斯伤瞎了眼的战士，大批的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两队人正在摸索着前行。这是萨金特画作中最大的独幅作品，被皇家学院推举为年度代表作。他同时也画过记录战士生活的水彩画。所以，萨金特并不仅是一个贵族肖像画家，描绘歌舞升平的浮华世界。他的艺术还是与他的时代紧密联在一起的。

萨金特的一生忙碌异常，艺术创作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主体，他的一切的出行、归来、漂泊都围绕着创作的需要展开。萨金特把一切虔诚地献给了艺术，但是关于他的艺术成就向来是毁誉参半。人们批评他甜腻庸俗的肖像画风格；也有人指出，由于功遂名就带来的不清醒使他真正的创造性和生气毁灭殆尽。如今，所有耀眼的光环都已经褪去，我们也暂且抛开历史上的论断，就让萨金特的作品本身发出真实的声音吧。

绚丽的图景，华美的篇章——萨金特的肖像画艺术

萨金特以肖像画功成名就，他一生画了400多幅肖像画，在他笔下，美丽的女子包裹着轻柔的丝绸、蕾丝，绅士们衣着体面而自信，他们充分表现出一幅奢华富足的上流社会的图景，真可谓绚丽无比。萨金特的肖像画笔法光润细腻，线条流畅稳健，这种绘画风格使得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争相求画：在当时，拥有萨金特画的肖像成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萨金特的第一幅沙龙参展作品《范妮·沃茨小姐》就反映了这种特质。如果说，这幅画还显得生涩而拘谨的话，那么《亨利·怀特夫人像》则是这种风格臻于完美的表现。怀特夫人的父亲是发展照相望远器材的先锋，富有的她在巴黎过着豪华的生活，对于这种画肖像的时髦风尚当然不会错过。这幅肖像画于1882年。画面中的怀特夫人微微侧身站立着，身材修长而气质高雅。她右手拿着一把折扇，左手紧握着望远镜。灰棕两种冷色调的背景，衬托出怀特夫人洁白的肌肤和极有层次感的绸裙。在这幅画里，可以看出萨金特扎实的造型基础和运用光、色的独特技巧，但一切都融入到轻松活泼的抒情笔调中，人物端庄自如而不呆板。评论家佛朗士·舒尔兹称赞这幅画，是萨金特“画的上流社会人物肖像中最出色的一幅”。这幅画是萨金特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典型的特点是华丽、庄重。

但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都避免陷入千篇一律的窠臼，总是在寻求变化与突破。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萨金特从没停止过思考，他逐渐从描绘华丽衣物的细节中跳出来，开始注重人物个性特征及心理的展现：在人物华丽

的衣装之下，或是威严端庄，或是妩媚可人，亦或平易和蔼，总会呈现不同的风姿。

《戈特雷夫人》的完成对萨金特有多重的意义，尽管作画的初衷和以往并无二致，萨金特却在无意间挑战了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当时，沙龙是中产阶级惟一可以接触到艺术品的地方，在他们眼中，“美”是高大美丽的女人穿着缀满了花边的华丽巴黎时装，并且带着一种近乎矫揉造作的矜持庄重。萨金特的画就在由中产阶级一统天下的沙龙中抖露出了上流社会的秘密——低胸性感的黑色连衣裙、不经意间滑落的细细吊带、曼妙的站姿、泛着淡淡粉色的裸露皮肤，这个傲慢放肆的女人让虚伪的绅士们恼羞成怒。现在看来，实际这幅作品并没有与沙龙的趣味背离太远，但是仅仅是表面处理的变化就足以引起非议，这也反映出沙龙展览严格教条的规则。尽管遭到诋毁，它仍然可称为一幅杰作，也是萨金特流传最为广泛的代表作。这幅画的完成也伴随着萨金特“巴黎沙龙时代”的终结。

我们已经提到，通过艺术大师委拉斯开兹、哈尔斯的作品进行研究，萨金特用笔更加洒脱，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使得艺术的深度和感染力都有所加强。1882年《布瓦家的四千金》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质。如果我们把它和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画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宫娥》是委拉斯开兹所有作品中空间组织最复杂，光线变化最多，细节处理最生动的一幅。而《布瓦家的四千金》则可以说是简约化的《宫娥》，甚至于《宫娥》中各种层次关系仍然存在，远近，高低，虚实都可以找到某种暗合。如对整体画面的组织，这里同样是一个宽敞而有空间深远的场景，高大的门框把画面分为内外两部分，画面的平衡恰恰在一系列不对称关系中实现：两个高大的花瓶，门框，人物的安排等等。但是，萨金特进行了巧妙的转换，把他们出神入化地运用到自己的画面中。他大胆取舍，把主要笔墨放在四个女孩子身上，光束从画面左上方射进来，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不同的明暗变化，渐变的层次也在画面中由前往后推进，画面深处笼罩在了一片深色调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平展与纵深的维度，使画面的空间得到了拓展。画面的细节处理也很精彩。这幅画采用的色彩并不繁杂，但是在单纯朴素中又变化万千。在女孩子们所穿的白色罩衫上，它们因各自的位置不同而显出微妙的光感变化，作者不厌其烦地来寻找这种差别；花瓶和地毯的色彩也是相近的绿色。但是，通过不同的技法表现，瓷瓶闪着光洁的亮光，织造的地毯则粗糙而柔软。无论从整体布局到细部的塑造，都充分展示了艺术家对绘画语言的掌控力和创造力。

尽管这幅作品在当时曾招致批评，但是总会有慧眼之人。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就认为这是萨金特最好的一幅作品，他还对作品的内涵提出了独到的理解，他评论道：这种处理是对传统的创新，人物不是通过几何对称来取得平衡。空间在这里是个整体，是一幅图景，一个深刻的印象。没有比这幅图景更贴近和有趣的了，这就是富有

的法国家庭中惯有的气氛。他们把生活封闭了起来，似乎是给可爱的孩子营造了一处乐园。尽管所有的孩子都穿着相同的白色短袖长裙，但她们仍然是彼此分离，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幅作品渐渐远离了以往甜腻的沙龙风格，表现出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人物真实可信，以至于触发了亨利·詹姆斯对现实的感觉。回归真实也并非容易，曾经被热情吹捧的萨金特逐渐感到了孤独。

1886年，对法国失望的萨金特前往英国，他是深谙各方趣味的人，他逐渐融入了新的圈子中。这一时期的肖像画则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一幅《康乃馨，百合；百合，蔷薇》奠定了萨金特在英国艺术界的地位。它是温馨和浪漫的经典，画面千变万化的色彩令人赏心悦目，丰富的色彩和花的芬芳融为一体。这是萨金特表现瞬间光影效果最突出、最著名的一幅油画。这幅画描绘了黄昏暮色笼罩下的花园里，两个纯朴天真的小姑娘正在点燃手中的灯笼，背景是一丛丛盛开的石竹、百合、玫瑰。白色的衣裙与粉红、淡黄的花朵，闪烁的灯与映在脸庞上的红晕，冷暖两种相互对比且相辅相成的色调，构成了画面既温馨又浪漫的图景。

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萨金特逐渐转向了其它题材，尤其是风景画。肖像画的数量一度减少，而且风格也有所变化。《下棋》画于1907年，严格来说，已超出了肖像画的范畴。画面上是两个下棋的女子，她们悠闲舒适地斜躺在绿茵地上。题材倒是其次了，这幅画的笔法让人印象深刻，狂放的笔触如暴风骤雨一般横扫画面。这反映出萨金特这一时期的绘画理念，他曾说道：无论任何情况下，最好多利用大刷子挥扫较长的笔触，先不要顾及小面积和小点；专心面对眼前的画板，按照自己所选择的颜色，才能最接近自然的真实。

在后期，肖像画尽管已经不占主要比重，但数量很少的画像也能反映萨金特这一时期的特点。在这里以两幅作品为例，分别是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像和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像。画面中，亨利·詹姆斯显出洞察人心的睿智和一种深沉的气魄，这位注重意识和印象的名家最反感的就是肤浅，萨金特当然没有令他失望！这是1913年为庆祝亨利·詹姆斯七十大寿而作，他在3年之后去世，而这幅画至今仍挂在“国家人像画廊”。《约翰·洛克菲勒像》画于1917年，78岁的洛克菲勒已经垂垂老矣，宽大的外套更加显得他清瘦而单薄，但这位老人仍然带有一种不凡的气质，他嘴角紧闭，眼睛望着远方，流露出矜持而又高瞻远瞩的睿智和机警。这使我们想起了他的精细、节俭和冷静。在这里，萨金特对于人物的心理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

萨金特的一生没有停止过肖像画创作，我们从中能看到艺术家技法不断成熟的历程。他画过很多贵族和社会名流，有凡·戴克式的美化与矫揉造作的一面，又有哈尔斯式的豪放；但是我们又很难忽视他对于人的观察和探索。所以完全把他的艺术定位成浅薄和欺世盗名显然有失公允。



萨金特
戈特雷夫人
纸 铅笔
24.5cm × 33.5cm
1884年之前



萨金特
为《康乃馨，百合；百合，蔷薇》画的习作
(多萝西·巴纳尔)
纸 铅笔
21cm × 18.5cm
年代不详



萨金特
为《康乃馨，百合；百合，蔷薇》画的习作
(波莉·巴纳尔)
纸 铅笔
21cm × 16.5cm
年代不详

萨金特
乔治·希区柯克
纸 水彩
22.5cm × 290cm
约1880年



萨金特
格兰纳德
纸 水彩
39cm × 51cm
1912年

酣畅淋漓“帐”犹湿——萨金特的油画风景及水彩画作品

萨金特的油画技巧十分精湛，尤其善于使用荷兰画家惯用的明暗色调的对比法，暗部丰富而有内涵，亮部则喜欢用轻巧而活泼的笔触表现。他把传统技巧融会在19世纪70年代印象派的色彩理论中，结合得自然而巧妙。萨金特在1885年—1889年画了很多印象派式的风景画，但在他有生之年却很少展览。他的水彩画也起步很晚，直到1902年—1903年，萨金特才正式有了自己的水彩画箱，里面只有为数有限的六七种颜料，一小撮画笔。

在水彩艺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艺术家借用油画的绘制技巧，他想以油画技巧提高水彩画的表现能力。他喜欢在略为打湿的纸上作画，用水粉的白色或者白纸固有的白色表现高光，有时甚至于在关键部位干脆用非常厚的白粉点出高光，在一定的距离下才能看出整体的效果。但到了后来，他才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水彩画技法。毕竟明亮和光感是水彩画的重要因素，画面中水的渗化与流动，随机变化的笔触，那种波光淋漓的流动感是其他画种难以达到的意境。萨金特放弃了在油画中惯用的幽暗色调。他最喜欢深蓝和黄褐色的调子，他通过这两种色调创造出了非凡的效果，明媚的光线在宽大的笔触间跳跃，微妙而多变的色调让整个画面生气勃勃，充满了和谐的美感。

早期偶尔为之的水彩画基本沿用他的油画技法和风格。大约在1903年以后，他的水彩画技法才逐渐走向成熟，尤其是对花园和风景的描绘中，他的才华充分地发挥出来。他画了很多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的乡间景色。他有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房屋、雕像、喷泉、建筑的细节，一切都可以入画。小舟、轮船和带有建筑物的背景是萨金特水彩画常见的题材，他的兴趣主要在于阳光洒在船体、桅杆以及水面上的跳跃的色彩。这些作品具有出神入化的

魔力，明亮的光线，丰富的色调层次，一切都浑然天成，不露痕迹。宽大的笔触，用蜡做成的特殊效果，往往在一片浓重的树荫中透出星星点点的亮光，景物仿佛笼罩在明亮的光线中，更加增强了其真实感和艺术性。

凭借娴熟高超的技艺，他创造了气势磅礴的画面效果，虽时间已久，似乎色彩还是湿润的，画面仍然保持着一种清新和鲜亮。中国画讲“墨气淋漓帐犹湿”，这是一种高境界，在萨金特的水彩画中，我们竟有着相似的感叹！

纵观萨金特的一生，他始终把“美”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他虔诚地吸收大师们的艺术精髓，并努力探索独特的艺术面貌。通俗的绘画风格决定了他不会是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定会拥有广泛的观众群和仰慕者。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惠斯勒，尽管他们年龄相差无几，经历相似，但是惠斯勒的画中无刻不透露出严肃、朴实无华和富于民主的美国本土精神，他代表的是真正的开拓先锋，也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孤独者之一”。萨金特应该是一位懂得求变的天才学习者。勤奋和不懈的探索使得萨金特创作出不少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精品，这决定了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值得书写的艺术家！

图 版

Isabel L. Langford

●萨金特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凡·戴克

——罗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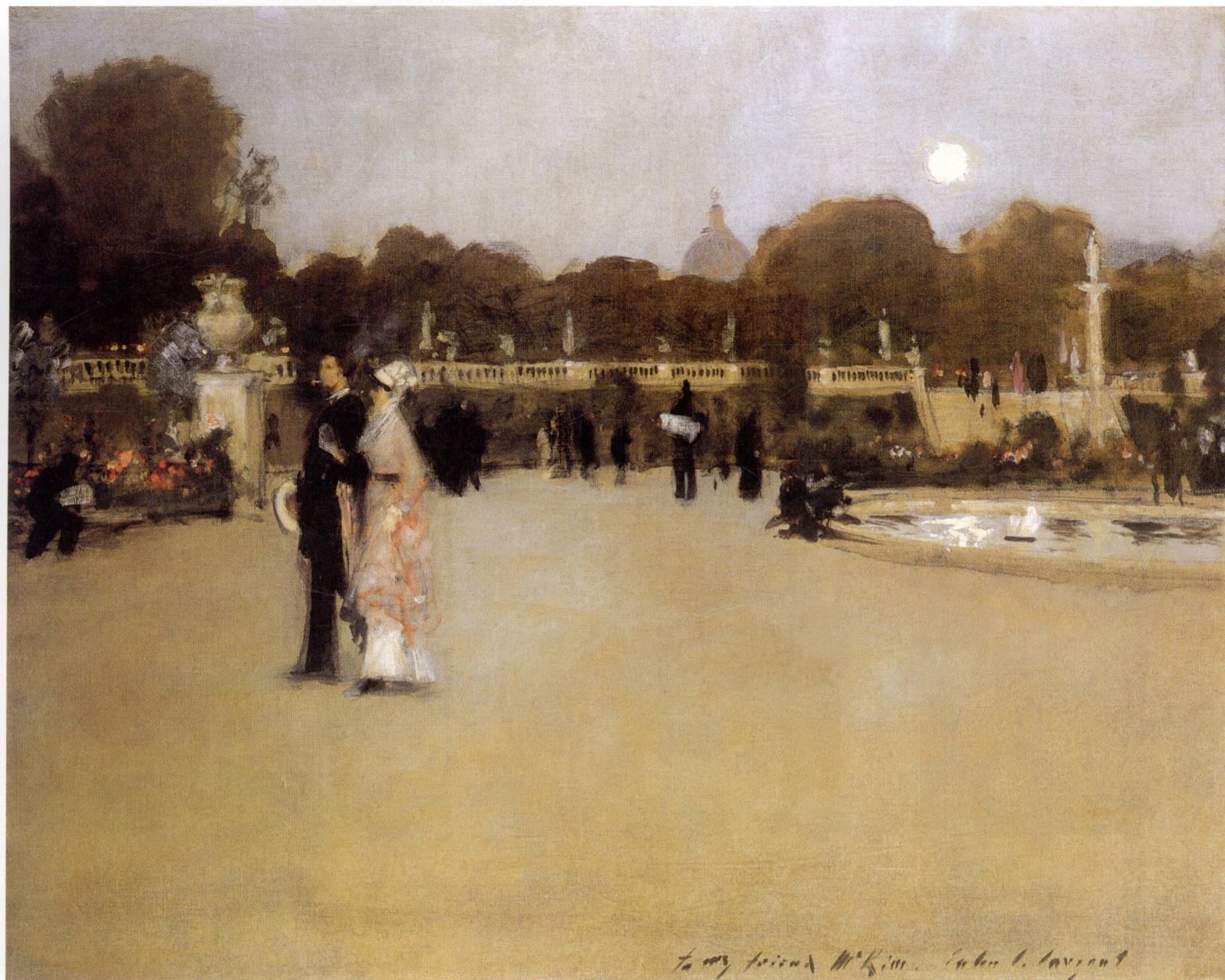


(左)
站在炉子前的男模特
画布 油彩
71cm × 56cm
约1879年

(右上)
吉塔娜
画布 油彩
74cm × 60cm
1876年

(右下)
在环形场地排练的帕德卢管弦乐队
画布 油彩
55cm × 34cm
1876年





(左上)
卢森堡公园暮色
画布 油彩
74cm × 92cm
1879年

(左下)
阳光下的摩尔式建筑
木板 油彩
26cm × 35cm
约1879年—1880年

(右)
爱德华·帕耶龙夫人
画布 油彩
208cm × 100cm
1879年





卡梅拉·贝尔塔尼亞
画布 油彩
60cm × 49.5cm
约1880年



在斯海弗宁恩岸边的拉尔夫·柯蒂斯肖像
纸板 油彩
45cm × 53cm
1880年

